

“丧钟为谁而鸣”

——论托马斯·品钦对熵定律的运用

刘雪岚

热力学第一定律说宇宙中的物质和能量是守恒的,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它们只有形式的改变而没有本质的变化。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定律告诉我们,物质与能量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转换,即从可利用到不可利用,从有效到无效,从有序到无序,朝着不可逆转的耗散转化。也就是说宇宙万物从一定的价值与结构开始,不可挽回地朝着混乱衰亡发展。熵就是不能再被转化做功的能量的总和的测定单位。

本世纪初,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率先将熵的定律运用于人类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在著名的《致美国历史教师的一封信》(1909)中,他直接援引克劳修斯的论述,进一步阐发说:“熵定律制约着所有种类的能量,包括精神的。自由的程度在稳步而快速地削弱。”^①鉴于熵值升高的条件必须在封闭的系统里,亚当斯又描绘了由一个个独立分离的团体构成的社会,并确认人类社会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团体构成的封闭系统。在那里:“生活没有意义,探索也总是以纯粹的虚无空寂而告终,人无处可逃。”^②

尽管亚当斯的论点发人深思,但熵的观念真正在美国文学界的盛行还在1954年威尔纳发表堪称经典的《人有人的用处》之后。威尔纳在书中着重探讨了信息学及控制论层面的熵化现象,他似乎看到了出路,他说:“我

们作为人,不是封闭的系统。我们从外界汲取食物,产生能量。并且更重要的是,事实上我们是通过感觉器官接收信息,并且依据接收的信息而行动。”因此,“完全有可能把信息所负载的内容看做是熵化的反面,是它或然性的负对数。也就是说,一条信息内容的或然性越大,它负载的内涵就越小。例如陈词滥调,显然没有伟大的诗篇富有启迪意义。”^③

当“世界日益走向消亡”的熵的意识在科学界及文学界“蔚然成风”之际,60年代的美国社会文化背景为品钦等作家提供了现实依据。当时美国社会刚刚经过二次大战的浩劫和麦卡锡主义的清洗,正经受着民权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冲击和越南战争与政府丑闻的考验;而西方社会里普遍存在的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等问题,在以科技领先的美国后工业社会里则越来越严重。置身在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与社会状况走向衰败与混乱的环境中,大学学物理出身的托马斯·品钦在文学中运用熵定律来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和人文关怀,看来真是天经地义,舍我其谁了。

品钦于60年代发表在《肯庸评论》上的《熵》与其说是一篇小说,不如说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文学性解说。他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一套上下两层的公寓楼做背景展开叙述。楼上住着54岁的卡里斯托和他的女友奥芭德,因摆脱不掉年轻时在普林斯顿大学学过

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卡里斯托花了几年时间把自己的房间做成一个密封温室,远离“都市的喧嚣,避开天气,国家政治和市政动乱的变幻无常”。尽管躲在小楼成一统,他还是发现室外的温度已连续三天保持在华氏 37°而无变化。他不安地对女友说:

他从熵的概念或封闭系统的无序测定值中发现了一个深刻的比喻。它适于他生存世界中的某些现象。比如他看到了如今年青一代对麦迪逊大道的仇恨与他当年对华尔街的敌意如出一辙。同时美国的消费文化正逐步从最低的可能走向最大的可能,从千差万别走向千篇一律,从有秩序的个人主义走向混乱无序。他发现自己正在用社会学话语重复吉布斯^④的预测,并且也预见到了美国文化的“热寂”。到那时,理念将像热能一样,不再能被传递。因为每一处都是等值均衡的能量,思想活动也将随之终止。^⑤

当卡里斯托几天来试图用体温救活的小鸟终于死去,他用爱来抵抗“热寂”的努力也告失败时,他决定接受现实,不再抗争。这是品钦第一次将爱的力量与熵的对抗联系起来。只是封闭系统内的爱尚不足以有足够的生命活力去抵制熵的增加,于是面对沉寂的卡里斯托和窗外不变的铁灰色的天空与恒温,奥芭德也不再努力,她挥拳打碎了密封的玻璃。与躺在床上的卡里斯托一起静候“那一刻……当华氏 37 度永远地均衡了外部和内部世界时,统治他们曾盘旋,好奇,两相分离的生命的,将是黑暗与静止的主曲”。^⑥

与此相反的是楼下的米特鲍尔。他与朋友们纵情狂欢的聚会已进行了两天,情况开始恶化:争吵、内哄、嚎叫、狂舞、吸毒,一片混乱。与楼上封闭的热力学系统相比,品钦在此设计了一个信息交流的王国。在与索尔的交谈中,米特鲍尔知道他刚与妻子因讨论交流理论而争吵出走。索尔说:

告诉一个女孩:“我爱你”。这句话三分之二没毛病,这是一个封闭的循环。只有你和她。但那个可恶的夹在中间的四个字母的词,

那才是你需要当心的、含混,累赘、无关,甚至渗漏。所有的都是噪音,它把你的信号搞得一团糟,把那个循环也弄得七零八落。^⑦

索尔已不再相信爱情。他认为夫妻小家庭的循环出毛病,正是因为那个含糊多余的“爱”字。好在米特鲍尔相劝,他终于承认人无完人,婚姻正是建立在相互宽容和理解之上。米特鲍尔在面对聚会杂乱无度的情况时,做出了与楼上邻居迥异的选择。他可以独自躲进卧室,等着大家散去,或者一个个地安抚劝说,让大家静下来。“第一种选择显然更有诱惑力。……第二种肯定要麻烦些,但从长远看会更好。”^⑧于是他选择了麻烦的后者,逐一照顾安慰寻衅闹事的水手,自沉浴缸的姑娘,吵成一团的乐手,最后还请人修理坏了的冰箱,使混乱的聚会恢复了秩序。看来品钦在暗示要想抵制熵化,必须有爱心,有耐心,肯做艰苦努力。仅凭卡里斯托照料小鸟的爱心是不够的,爱与关怀唯有不断实践,方能成为有效的抗熵手段。

在 1963 年品钦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V》中,熵成了退隐无形的比喻。斯坦西尔跨越半个世纪的追索,目睹的是日趋荒芜、衰败的末世景观。熵这个概念从未被明确提起,但无疑展现的是一个熵化的世界,在 1973 年发表的宏篇巨作《万有引力之虹》中,品钦涉及的主题及概念可谓庞杂繁复,像百科全书般地包括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哲学、音乐、弹道学、军事学等诸多领域。熵的主题只是其中之一,并未显出重大的意义。唯有在《拍卖第四十九批》中,熵不仅是一个被屡屡讨论的重要观念,更是贯穿全书主题与结构的重要支撑。品钦对熵定律的运用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最完美的展示。

正如书中的科技怪才尼法斯蒂斯向俄狄帕解释“马克斯韦尔小精灵”的工作原理时所说:信息交流是关键。《拍卖第四十九批》正是一部在信息交流层面展开熵理论的象征性作品。小说女主人公俄狄帕贯穿全书的遗产调查则反映了人类在面对崩溃与灭亡时所做的

积极探索与不懈追求。她所调查的皮尔斯的遗产包罗万象,她从未想到“这遗产竟然就是美国”,她的探索从而具有了普遍的醒世意义。

那么俄狄帕是生活在怎样一个信息社会呢?

先看女主人公自己。她是一个28岁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丈夫是音乐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她平时买菜烧饭做家务,偶尔也读书看报听音乐,有固定的社交圈子,也有固定的家庭律师和心理医生。但是在这表面悠闲平静的生活中,她却屡屡感到生活有“一种缓冲感,隔绝感,已经注意到缺乏强度,好比看电影时放映员不肯调准焦点,所看到是一片模糊。”^⑨在婚前同皮尔斯相恋时,她就有一种隔绝受禁锢的感觉,好像是一个被无形的魔法囚在森林高塔中的少女,等待梦中骑士的搭救。然而她和皮尔斯“两人之间发生的一切事,始终没有越过塔的禁锢”。^⑩所以小说一开始,当她得知被已故的皮尔斯,一位加州地产巨子委托为遗嘱执行人时,虽然她对遗产调查与分配一窍不通,还是充满好奇地接受了委托,乐观地觉得她就像“无线电广播剧里的私人侦探,相信一个人只要有胆量,有机智,敢于摆脱警察的死板的规章制度,就能侦破任何神秘大案。”^⑪但事实证明,她急于摆脱禁锢、寻求意义的追索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的。

表面上看,俄狄帕处在一个信息超载的世界。报纸、杂志、广告、信件、电影、电视、电话等等的交流媒介充斥着每一寸空间。仅仅为了解释一句台词,她就查找了平装本、四开本、对开本、残缺本、重印本乃至精装本,但一切纷至沓来的消息线索,除了使她更加困惑、迷惘之外,意义仍是个零。当接到皮尔斯临终前半夜打来的电话,除了他变幻无穷地用斯拉夫腔、大使馆官员腔、墨西哥人土话、盖世太保的嚎叫等来戏弄她之外,她终究没弄清楚这突然挂断的电话是从哪儿打来的。收到丈夫马乔的来信,她直觉地感到不会有什么

消息,倒是更仔细地研究了一下信封。除了信息空洞乏味,俄狄帕周围的人同样是一个个自我封闭的蚕茧,交流并非易事。

俄狄帕在调查途中所遭遇的一个个有名无名的小团体,小集会,都是各自封闭,自成一体的系统。如纽约戴恩航天工业公司有自己的医院、银行及完整的社区配套设施;彼得·平吉德会的成员有自己的通信网络;而无名恋爱者协会则有自己永不见面的独特的联络方式。这些封闭、隔绝的个人与团体的存在,非但不能对彼此的信息交流、消息传递有任何帮助,反而增加了社会的混乱,减少了信息交流的可能,从而增强了社会的嫡化程度。

于是品钦引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象征:特里斯特罗。品钦的小说总是围绕“阴谋”(conspiracy)这一概念展开叙述。这是一种强大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力量,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抑制人的独创思维,压制人的自然天性,是一种莫名又邪恶的,随时可能毁灭人生的“他者”。因此,品钦总是引入一种“反抗力量”(counterforce),以对抗官方的、形而上的政治观念和生活模式,对抗那无名无形的邪恶阴谋。特里斯特罗正是这样的反抗力。这支19世纪中期进入美国的欧洲私营邮政组织,在加州等地成为活跃的反政府的民间邮政系统。它打破了美国社会这一封闭系统,通过为被剥夺权利的“贱民”们传递信息而有效地阻止了嫡值的增加。当看到特里斯特罗的标志,一个带有减音器的邮政喇叭在加州各地无处不在时,俄狄帕不由得惊叫道:“天知道有多少公民故意不用美国官方邮政沟通信息”,这才是“美国人民用来真正沟通思想的通信网,他们把谎言,日常例行的叙述,精神贫困的枯燥乏味的暴露,都留给官方的邮政系统。”^⑫品钦在此明白无误地提供了“一个真正的抉择,它可以替代那种毫无出路和人生平淡无奇的感觉。这感觉折磨着你和你认识的每一个美国人。”^⑬于是俄狄帕如获至宝地追踪着特里斯特罗的踪迹,几乎跑遍了全加州。最后她终于通过帮助一位老水手

寄信,也加入了特里斯特罗的队伍,得以寻求生命中真正的交流和关怀。

俄狄帕的形象是颇具象征意义的。除了她古怪奇特的名字暗示了她是俄底浦斯王的当代“嫡亲”,她贯穿全书的调查求索又使她承载了与“马克斯韦尔小精灵”相同的“神圣使命”:阻止嫡化的形成与演进。小说中的尼法斯蒂斯向她讲解说:“嫡无非是一种形象化比喻。一种隐喻。它把热力学世界同信息流通世界联系起来。小精灵使这个比喻不但听起来文雅,而且客观上是真实的。”^①根据马克斯韦尔的设想,把一个封闭容器分为两个部分,中间用一道小门隔开。容器内充满温度均衡的气体。小精灵的工作就是目光炯炯地识别分子,让高速度的分子从左边进入右边,让低速度的分子从右边进入左边,这样右边的分子温度升高,左边的分子温度降低,产生的温差便可以驱动热机做功,从而打破了嫡的定律。实际上在小说中俄狄帕还真的去了尼法斯蒂斯的家,盯着马克斯韦尔的像凝神,希望用自己的灵敏感觉发出功来,使分子产生运动,阻止嫡的形成。当然这只是尼法斯蒂斯的科学狂想,俄狄帕最后在他变态的性要求下只能落荒而逃。尽管“小精灵”的假设并不可行,但从文学象征意义上看,俄狄帕何尝不像那目光炯炯的小精灵,仔细辨别,认真探索,努力使生命的流动、情感的交流充满意义。

与《嫡》不同,《拍卖第四十九批》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或可猜测的结局。当俄狄帕最后来到拍卖所,希望从竞买皮尔斯第四十九批邮票的人中找到特里斯特罗的代表时,小说便戛然而止。俄狄帕还分不清她所遭遇的、奇迹般的特里斯特罗到底是一个真实存在,还是皮尔斯临终时刻意设下戏弄她的圈套,或是她自己精神错乱的偏执狂的想象。应该说调查无结果符合品钦的创作意图,因为任何一个结论就是一次终止,一次死亡;任何一个

绝对的答案都会终止信息的交流,意识的流动,从而增加了嫡值使世界走向“热寂”。开放的结局给小说的文本阅读提供了无限想象的空间,提供了极强的诠释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拍卖第四十九批》本身就是一个抵抗世界嫡化的行为,是一个使生命“保持弹跳”^②的选择。

品钦从来就不是一个彻底的悲观论者。他看似漫不经心的调侃和不动声色的叙述饱含着他对他的人生关注、对生活的洞察和对社会的剖析。他强调死亡是为了复活,他预示毁灭是为了再生。与海勒和巴思相比,他的荒诞幽默并不是玩世不恭,也不是绝望放纵,他的后现代叙述风格更不是颠覆和解构,而是深层的参与和犀利的批判。我以为这一点对理解品钦是至关重要的。

当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关注嫡的定律,为世界的发展忧心忡忡时,我们也看到了共同的希望。因为了解宇宙的运行规律,正是了解我们自己。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们大家而鸣。

①② 亨利·亚当斯:《民主信条的堕落》,纽约:哈泼火炬书局,1969年版,第251页。

③ 诺伯特·威尔纳:《人有人的用处》,波士顿:霍顿·米夫林书局,1954年版,第21、28、21页。

④ 约赛亚·维拉德·吉布斯(1839—1903),美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创立了化学热力学,并为分子分析和统计力学做出重大贡献。

⑤⑥⑦⑧ 托马斯·品钦:《嫡》,选自短篇小说集《慢慢学》,班特姆书局,1984年版,第74、86、76、81页。

⑨⑩⑪⑫⑬ 托马斯·品钦:《拍卖第四十九批》,林疑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1、120、168、169、101页。

⑭ 小说中皮尔斯曾对俄狄帕说:“保持弹跳,这是生命的秘诀”。

(刘雪岚: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邮编:361005)